



晏生一著



【漫漫余生，我要驻守在你心底，从此遮天蔽日，永不枯萎】

小花阅读 / 首本青春心动故事书
在温软时光里，晏生送给你 12 次怦然心动

春风集
·
森林记

S E N L I N J I

春 风 集

森林记

晏生 著

你是我藏在心里的少年，刻在心上的名字，
追逐一生的执念，和不能言说的秘密。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森林记 / 晏生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(春风集)

ISBN 978-7-5511-3218-3

I. ①森… II. ①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5914号

书 名: 春风集·森林记

著 者: 晏 生

策划统筹: 张采鑫

特约编辑: 蔡杭蓓

责任编辑: 郝卫国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内文设计: 米 籽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161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

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218-3

定 价: 29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 _ Contents

春 风 集 · 森 林 记

001/ 你与时光生生不息

她终于向这个世界妥协。
却依然庆幸，那年夏天出现在她生命里的那个少年，
曾带给她独一无二的温暖和眷恋。

024/ 蝉时雨

——“我想留在你身边。”
——“因为愧疚？”
——“因为爱情。”

045/ 来时雪覆青桉

每一次走向你，我都怀着孤注一掷九死不悔的决心，
哪怕跨越千山万水，天寒地冻，大雪漫过眉间。

082/ 小情歌

你是我藏在心里的少年，刻在心上的名字，追逐一
生的执念，和不能言说的秘密。

104/ 风过时海

这一年，常椿风听到的最后的声音，是纪时海对她说，
我要走了，椿风。

123/ 白马非马，繁星为证

愿你有伴你如初的竹马，愿你有璀璨如星辰的白马，
愿你珍惜，每一个不辞辛苦、跋涉到你身边的人。

目 录 _ Contents

春 风 集 · 森 林 记

144/ 陈塘夜话 · 颐宁

她曾和祁寒谈及生死，十指相扣，仿佛什么都不畏惧。
世事无常，如今独剩下她，她什么都害怕。

167/ 陈塘夜话 · 思匪

他还在陈塘宫中，苦苦等他的小夫子如往昔那般，
踏月而来。却不知道，他的小夫子已经葬在了遥远
的西南边陲，永远也不会再回来。

188/ 沉岁

陆沉梢醒来，梦中言犹在耳，只是人已不在他跟前。
过往种种，又如同沉烟消散。

209/ 浮世远

阿盲想，她不老不死，可护他永生永世。

231/ 森林记

漫漫余生，我要驻守在你心底，长成一片茂盛葱郁
的森林，从此遮天蔽日，永不枯萎。

253/ 平生欢

斯人若彩虹，遇见方知世上有。

你与时光 生生不息

她终于向这个世界妥协。

却依然庆幸，那年夏天出现在她生命里的那个少年，
曾带给她独一无二的温暖和眷恋。

01. 世事如舟，而你留在光阴的彼岸

生物学家纳博科夫说，自然界中总存在那么几种蝴蝶，在即将破茧之际，通过蛹的外壳就可窥见其精美绝伦的翅脉轮廓，正在努力挣脱，想要涅槃重生。

谈杞合上书页，外面的马路依旧堵得水泄不通，前座的司机回过头问他：“先生，需不需要换一条路线？”

“不了。”谈杞打开车门，他现在走向公司不过十五分钟。

一路喇叭声和叫骂声不绝于耳，拥堵的源头是前方的植物园，

今天有人在那里举办一个行为艺术展。

围观群众太多，谈杞路过，站在外围，隔着铁栅栏远远看见几个透明的人造蚕蛹被推上高台。狭小的空间束缚着里面穿蝴蝶兰纱裙的女人，她们的四肢被丝线缠绕捆绑，正在用抽象的肢体语言竭力表现蝴蝶破茧而出前所经历的绝境。

镁光灯闪烁，台前聚集了不少记者和摄影师，还有许多路人指指点点、评头论足，并不能理解这所谓的艺术，纯粹只是看戏。

谈杞对这样的场景倒不陌生。他妈妈沈维苏是国内外著名的行为艺术家，同时还是个蝴蝶分类学者，毕生最大的兴趣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，通过人体行为艺术的表演来模仿蝴蝶，阐述她想要表达的主题。

谈杞看得出神，他站在令人炫目的骄阳下，不明白心里突然涌现出的虚浮和空洞感是因为什么。这种莫名的情绪，从神经末梢一点点地扩散，如同细菌一般，在他的体内迅速滋生。

直到晚上他梦见岑安。

梦醒之后，他靠坐在床头发呆，忽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岑安了。

谈杞和岑安认识，便是因为沈维苏的一次行为艺术展。

那是四年前的深冬，谈杞因为赶论文而不得不通宵达旦地做

实验、测数据，整整一个寒假不得清闲。

偏生沈维苏喜欢折腾，把艺术展开到了家里的后花园。

安静的谈家顿时热闹得如同菜市场，谈杞被外面的动静吵得不得安生，忍无可忍，窝了一肚子火从二楼下来，就见客厅一角围了好几个模特，正急得团团转，好像出了点儿状况。

其中一个模特肠胃炎犯了，上吐下泻，只能临时撤下来赶去医院。离出场只剩下十来分钟，沈维苏又不见踪影，没人知道该怎么办。

谈杞不甚在意地说：“换个人不就得了。”他一把拎起沙发上的吃瓜群众，“我看她就适合。”

毫无防备的岑安“啊”了一声，手里的提拉米苏掉到了地上。

得益于沈维苏每天在饭桌上高谈阔论和大肆宣传，谈杞无比清楚地知道整个艺术展的内容和流程。他继续把岑安拎到化妆间，蹲下来严肃地问她：“待会儿你需要做的非常简单，只要化个妆，换套衣服，跟在她们后面走过场就可以，你愿意吗？”

他的手搭在椅背上，半包围的姿态，把岑安圈起来，大有强抢民女的架势。

要换作别人，此时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把先前的提拉米苏捡起来，糊谈杞一脸，再骂一句“神经病”。

但是岑安没有，她望着谈杞近在咫尺的脸，艰难地咽下口水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
谈杞朝她笑了一下：“别紧张，你就当是闹着玩的。外面那么多人，也没几个真正能理解行为艺术，你就算胡来，也无所谓。”

他连续几天熬夜，眼底一片青灰，那笑容也实在牵强，暗地里不知压抑着多少不耐。岑安察言观色，乖乖地抱着纱裙去了更衣室。

那个下午，岑安就像经历了一场荒诞的梦境。

她被化了一个夸张的妆，头发造型诡异，脸上厚重的脂粉遮挡了本来的样貌，变成了一个自己全然不认识的人。她跟在五个模特后面，提着幽蓝色的裙摆，赤脚走上铺满白色细沙的通道，在台上站定，然后摆出一个谈杞事先教过她的姿势。

好在，只维持了十分钟。

十分钟后，她就能退场。

回到化妆间里，她对着镜子还是一脸愕然，仿佛还没从方才的幻境中清醒，开始后知后觉地紧张。

她竟然就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场。

“你知道刚才自己表演的是什么吗？”谈杞出现在门口。

岑安吓了一跳，摇头。

“是蝴蝶，还未破茧而出的蝴蝶。”谈杞把手里的餐盘递给她，“先前害你掉了提拉米苏，现在还给你了。”他着急回卧室补觉，说完就走。

岑安看着餐盘里的水果和精致的小甜品，心想，这人也不是那么坏。她从包里摸出药瓶，直接把药丸干咽下去，再赶紧往嘴里塞了块黄桃。

苦涩之后，清甜在口腔蔓延，截然不同的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，折磨着她的味蕾。

02. 那就一起走，凑足了三人游

来年大三开学，谈杞早已经把那件事情抛之脑后，不再记得那个被自己赶鸭子上架的女孩儿，甚至连岑安的名字，他也并不知晓，依旧待在实验室里，忙着完成魔鬼导师分配下来的艰巨任务。

再次遇见，是在渝中大学的校园里。

那天，赶上程似星来找他帮忙。

周日文学社团有讲座，一贯活动的教室被几个外教占用了，程似星领着一帮学弟学妹四处寻找新的场地。最后，他们来到了五楼。

偌大的实验室里，只有谈杞一个人。

程似星看见他就像战士看见了胜利的曙光，乐颠颠地跑过来询问：“阿杞，地方借我用用吧？”

那间实验室的格局大约对半分，前五排是单个的座位，后方是实验台和存放药品的储物柜。只要他们保持良好的秩序，谈杞并不会受到影响。

再说，谈杞根本没有办法拒绝这样的程似星。他们是老交情，高中同班同学、大学校友，兼心仪对象。

谈杞说：“随你。”

“谢谢首长！”程似星朝他敬了个礼，大手一挥，外面的人一窝蜂地涌进来。

谈杞随眼一瞥，看见了走在队伍末端的岑安，她穿着及膝的墨绿色方格裙和米色外套，及肩的头发向内卷曲，衬得脸越发地小。

她径直走向最后一排，挑了角落的一个位置坐下，离谈杞的实验台很近。

社团的人迅速安静下来，程似星是文学社社长，她这次给大家讲卢梭和亚里士多德。

中途不知怎么提到拿破仑，她说了一个笑话：“我读高中的时候，也想要加入学校文学社，参加了招新考试。当时大家拿到的题目是‘请你谈一谈拿破仑’，结果旁边有个女生居然不知道

拿破仑是什么，围绕‘一个人拿着破轮子’写了篇记叙文，真是好大一朵奇葩……”

底下哄然大笑。

连谈杞也跟着扬了扬嘴角，这是他听过八百回的老笑话了。每次他冷着一张脸，程似星就拿这个来逗他。

一片欢乐中，谈杞注意到前方女孩儿微垂的侧脸，似乎只有她一个人游离在状态之外，握着笔在稿子上涂鸦。

岑安蓦地回过头，看了谈杞一眼，递给他一张纸——

你好，我叫岑安，电话号码是139××××0709。

真是粗暴简单的搭讪方式，她看上去害羞、内敛，实际上叫人大跌眼镜。也对，第一次参加行为艺术展就能做到镇定自若且面不改色的姑娘，当然不容小觑。

岑安不知道，自己鼓起勇气递过去的字条，给谈杞留下了如此彪悍的印象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两人好歹也算是正式地认识了，岑安终于不再是单方面的“知情人士”。

社团活动结束，大家散场，程似星检查完卫生情况，问谈杞：“一起走？”

“好。”谈杞把试管冲洗干净，擦干手，准备往外走。

倏然脚步一顿，他扭头问岑安：“中午有约吗？”

程似星这才注意到，实验室里除了他俩，还有一个人。

岑安显然也在状况之外，抬头怔然地望着谈杞。后者挑了下眉，解释道：“那天你帮了大忙，我妈一直想要找机会感谢你，如果你现在有时间的话，请你吃个饭怎么样？”

这是突然降临的机会，岑安想，她没有理由拒绝。

“好。”她点头答应，握住钢笔的手紧了紧，掌心布满曲折苍白的纹路，错综复杂地交缠在一起。

这个饭局，变成了三人游。

岑安以前无数次见过谈杞和程似星一起走在路上的模样，只是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加入他们。她曾经无比羡慕程似星，活力四射，像个发光体，能够肆无忌惮地和谈杞玩笑打闹，坦荡地走在他身边，收获他的喜欢。

如今她也算夙愿得偿，想来却只觉得心酸。

程似星是个自来熟，三言两语打听清楚了岑安的情况，感叹道：“原来你也是七中毕业的呀！我跟阿杞也是，咱们还同届，怎么以前不认识你？”

“我是高二转学过来的，读文，你们在理科班，见面的机会少。”岑安说。

“那就难怪了。”程似星笑，眉眼都生动起来，“要是能早点儿认识就好了，现在我都要走了，好遗憾……”

岑安没有想到，这顿饭，是程似星去澳洲之前跟谈杞吃的散伙饭。

落座之后，谈杞一直没有说话，直到程似星接了个电话之后表示要走了，他才说：“到了那边好好照顾自己。”

程似星越过桌子，走过去跟他拥抱。

时间好像被凝固，拖长，放慢，那个拥抱持续了很久才结束。岑安作为路人甲，全程目睹了这次告别。

程似星的爸爸开车来接她一起去机场，他们是全家移民过去，走得干净利落，估计以后难得再回来一次。程似星也将在那边继续完成学业，展开另外一段崭新的人生。

岑安和谈杞一起送程似星到餐厅门口，目送车子驶远。天空蔚蓝如海，早春的阳光和煦温暖，好像不曾有离别。

他们一起抄近路走回学校，小道幽静，只有两人的脚步声。

“抱歉，把你拉进来。”谈杞解释，“因为似星要走，我不擅长道别，两个人对面坐着太尴尬了……”

所以把无辜的岑安牵扯其中，好歹凑成了三人游，缓解气氛。为答谢她在艺术展上的出手相助，也不过是临时想出来的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
岑安想，原来如此，这人果然还是一如既往地恶劣。

她了然一笑：“我又被你拿来当枪使了。”

话虽这样说，她却毫无生气的迹象。

03. 你一定不知道吧，我就是那个笑话

许是谈杞终于良心发现，对岑安有了些愧疚的情绪，他对于这个突然侵入他生活的女孩儿没有抱以敌意，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她的存在。

早起跑步在操场偶遇，中午在食堂偶遇，晚上在图书馆偶遇；男生宿舍楼下偶遇，篮球场偶遇……无时无刻不在偶遇，好像就算拐个弯儿，俩人都能撞一起。

“以前我怎么没发现，好像在哪里都能碰见你？”

“可能咱们的缘分现在才开始。”

“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”

“和你做朋友啊。”

岑安选择了最妥帖、最安全、最老套的说辞。

所有人都知道谈杞喜欢程似星，那么，她怎么还敢开口，说

一句“我喜欢你”。不得不老实地，退守着自己的领地，让他没有办法拒绝自己。

谈杞无言以对，他发现当面前的女孩儿红着耳朵故作厚脸皮地跟自己说话，他并不想让她难堪，只能放任和纵容。

渝大校园里渐渐有了传言，说谈杞身边换了个人。

以前程似星跟谈杞关系要好，形影不离。

现在岑安仿佛活成了第二个程似星。

大三下学期是最忙的时候，谈杞依旧我行我素，对于自己不喜欢的课，一律翘掉，一整个下午都待在实验室里。

岑安喜欢拿着书过来自习，说是因为这边安静，比考研教室还好。

她坐在满屋子的仪器和药品当中，安然自若地写笔记。谈杞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走过去，敲了敲她的桌子。

岑安茫然地抬头，谈杞拿出一个医用口罩，给她戴上。

“我刚刚做了实验，有的试剂刺激性大，里面气味不太好闻，你不要多待。”他的指腹轻擦过她的耳郭，靠近的时候，白大褂上有凛冽的消毒水味道。

“那你呢？”被口罩遮住了脸，岑安只露出额头和眼睛来。

“我做完这个课题也就结束了，这是个人兴趣，以后多半不

会再进实验室。马上就要大四了，可能会出去实习。”见她听得认真，谈杞难得问起了她的打算，“你准备考研吗？”

岑安考虑了会儿说：“还没有想好。”

等谈杞转身，又认真忙起了自己的事情。岑安悄悄摘下口罩，咽下一颗药丸。她翻了翻日历本，这一年的春天快要走到尽头，外面的阳光开始渐渐强烈。

岑安退了文学社。

程似星走了以后，接任社长位置的是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男生。

谈杞看到告示栏里公布的新一届社团干部，若有所思。岑安知道他又想起了那个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女生。

岑安想要逗他开心：“我跟你讲个笑话，你听了就笑一笑。”

她轻轻说道：“从前有个人，她参加文学社的招新考试，题目是以拿破仑为题写一篇作文，她愚昧无知，肤浅得可笑，不知道拿破仑是什么，大胆发挥想象，高谈阔论就‘一个人拿着破轮子’，写了两千字……”

岑安说完，眼睑温和地垂下来，她问谈杞：“你怎么不笑？”记得上次在实验室里，程似星说起这个，他明明就很开心。

她比谈杞矮许多，只到他的肩膀，站在他面前显得格外小。